年未到快乐先到

王征宇

腊月初的一个清早,天尚黑,手机叮咚叮咚的提示音,如勤快的司晨鸡,在频繁地打鸣了。一看,是父亲与母亲,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对歌”。老两口醒来,寻思腊八要亲自烧腊八粥,于是躺在床上开动脑子“查漏补缺”,家里有枣、花生、桂圆、红豆。母亲认为腊八粥一定要凑齐八样。父亲则认为,腊八粥没规定要几样,腊八这天烧的就叫腊八粥。母亲气鼓鼓地让我们评评理哪个说法对。我听了忍俊不禁。俗话讲,小孩小孩你别闹,过了腊八就是年。看到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的父母,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抱着孩子般的激情,我的心就禁不住涌动起了温暖。赶快圆场:“爸妈说的都对,以前没条件,腊八那天只能凑合着做,现在条件好了,八样哪里够,我们要十全十美。”母亲立刻来了精神:“女儿别忘了买蒲芹(荸荠的土音),腊八粥里不能缺这个。”我连忙说,我懂,这是样样东西备齐的意思,讨彩头,少谁也不能少它。

父母对过年的讲究按照传统坚持着。除了亲力亲为烧腊八粥,“大雪”一过,他们就腌了各种腊味。还碾好了水磨粉,在太阳下晾晒干,腊月半后,做寓意清白人家的青和白两色圆子。封藏一年的青花瓷餐具也捧了出来,碗、杯、勺、碟碰出叮叮当当欢快的声响。一个个洗,一个个仔细查看,有擦痕、小磕碰的,都不能派用场。过年,就是要新、要圆满。年还没有到,他们的心就如《小王子》里的狐狸: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

我喜欢过年。这时候给平常节俭的父母买东西,就会收到“礼多人不怪”的好结果。年前,给父亲买了台华为笔记本,用惯华为智能手机的父亲,很快就能上手。“我的台式机还好用的,干嘛去浪费这个钱?”父亲脸上的笑淡淡的,话也淡淡的。阳光铺开的院子,墙角跟,父亲像一朵追着太阳的向日葵,打开笔记本刷电视剧、看新闻,再不用待在光照短暂的电脑房了。我知道,这份礼物送对了。本就瘦弱的母亲,记忆力衰退得厉害。炒菜时,经常煤气灶旋小后,忙于其他的事,结果菜就给炒糊了。于是,给母亲买了个炒菜机。从App里找了很多家常菜谱,添加到机器的云菜谱。示范了几次,母亲就学会了好几道家常菜。有次,见母亲正向来串门的小婶婶讲解,手机连上炒菜机,娴熟地演示,俨然是脑筋活络的“学霸”。我看着,心就如蒸过的糕团,甜甜,又软软。

前不久,有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在德清演出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买了票,带父亲去看。三十多年前,父亲出访俄罗斯时,曾欣赏过这部舞剧。那天,帮父亲换上出客穿的羊绒大衣,系了一条颜色鲜艳的格子围巾,这让他看起来容光焕发。看演出时,父亲坐得笔直,一双眼睛好像擦了油似的亮晶晶,专注又入神。演出结束,开车回家的路上,车后座的父亲意犹未尽地轻声哼着四只小天鹅的旋律。末了,他不无激动地说,不出县城就能欣赏到世界顶尖芭蕾舞团的演出,从前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对,”我附和,“所以,您和妈都要好好保重身体,才能亲眼见证一件件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我还在春节前带父母住了一晚五星级酒店,让他们美美享受一顿平时吃不到的精致早餐。父母平淡的晚年生活,画龙点睛地变得精彩。

父母在传统的年俗里爱我们,我们用贴近时代的新生活滋养父母,这是新时代的新春合家欢。

期盼的盛宴

陈建兴

明天就是除夕了,小时候那洋溢着浓浓年味的时光又在眼前。

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我就掰着手指头算着还差多少天就可以吃到年夜饭了,那是盼望已久的美味佳肴,想想都馋煞特。弄堂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拎着篮子的买菜人,在忙忙碌碌的脚步中,一声声的问候夹带着喜气洋洋。

除夕日,弄堂里家家户户在斩肉酱、杀鸡鸭、摊蛋饺、煮蹄髈、刮鱼鳞、蒸馒头、炒花生、舀芝麻,还有人家在砧板上“乒乒乓乓”斩着咸猪头……弄堂里的孩子们不再“白相”了,帮着大人们做家务、打杂差。父亲杀鸡,我拿来一只空碗,盛半碗水,放少许盐,抽一根筷子,等待着父亲手起刀落的那一刻去接鸡血。接时需用筷子在碗里沿顺时针方向搅拌着,如此收集的鸡血,嫩滑好吃。

一大早,家里就盆盆钵钵满了。面盆、脚盆、汰浴盆等都被母亲浸了笋干、肉皮、年糕和糯米。母亲从中午就开始准备年夜饭了,七碟八碗摆满了台子。她在选菜上也颇花一番心思,一些富有吉祥寓意的小菜和点心是每年必须有的:鱼意味着“年年有余”,羊肉代表着喜气洋洋,肉圆象征着团圆,蛋饺好比招财进宝,年糕恰似一年更比一年高……母亲还会蒸上一篮子蒸糕,叫“蒸蒸日上”,“花头劲”透得来。还有很多,我已记不清了。

做蛋饺是每年除夕我必做的事情,一个下午,我要做一百多只蛋饺,手艺得到母亲的认可。哥则一个人将脚桶中已浸酥的糯米取出放到石磨上推了起来,浓白的浆水沿着出口流到铅桶里,再倒入米袋中,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等沥干后搓汤团。

终于,母亲把两只煤球炉烧得旺旺的,大鱼大肉开始下锅!香气开始弥散,在家里飘荡,引得我不断吞咽馋唾水,围着台子转,一副“馋痨坯”样子。母亲会心一笑,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塞到我嘴里。我解了馋,又去帮父亲做八宝饭了。父亲将白白的猪油拌进暗红色的豆沙里,撒上蜜饯和红绿丝。我将豆沙馅嵌入糯米饭中,再封好,放进蒸笼蒸后,把碗倒过来一扣,好看又好吃的八宝饭做成了。我时常趁父亲不注意,抓一把豆沙塞进嘴里,低头佯装系鞋带,咽进肚子里。

傍晚,弄堂内的路灯亮了,一家子忙活了一整天的年夜饭终于端上桌了。哇,好丰盛哦,白斩鸡、酱鸭、油豆腐红烧肉、清蒸鳗鱼、四喜烤麸、白切糟肚、冬笋肉片、爆鱼、咸鸡、红烧蹄髈、发芽豆……家里两张桌子拼在了一起,菜摆得满满的。诱人的色香味,馋得我口水直流。可母亲关照:白斩鸡、爆鱼、酱鸭和红烧蹄髈是不能动筷的,因为年初二后走亲戚,这些看家菜要招待客人的,不过其他小菜尽管敞开肚皮吃。最后一道菜是“全家福”砂锅菜:肉丸、鱼圆、熏鱼、鱿鱼卷、菠菜、粉丝、蛋饺等,底下是一只蹄髈,吃得我满头大汗。尾声则是父亲与我“合制”的八宝饭,还有姐包的黄芽菜肉丝春卷,煎成金黄,跟醋上桌,吃得我龇牙咧嘴的。

天渐渐暗下来了,孩子们都出门来放鞭炮了。那时,没有电视机,没有春晚,当然更没有手机,吃罢年夜饭,我与弟就剥花生、嗑瓜子、吃炒米花糖,大人们却又忙开了。父亲用小石臼碾碎刚刚炒熟的芝麻,拌上绵白糖和猪油,反复揉捏成小圆的黑洋沙馅;母亲则将已揉捏好的糯米粉团又搓成条状,摘成一只只的面团,压成一张张的汤团皮;姐再将黑洋沙馅包进去。汤团做好,母亲用湿纱布盖好。这是弄堂人家大年初一早晨必吃的点心。

看我与弟吃饱了,玩够了,母亲把我们叫到跟前,拿出节前赶制的新棉袄、新棉裤和蚌壳贝新棉鞋试穿。我的蓝卡其布裤脚管太长了,母亲当场拆开,重新“撬边”。我与弟都嫌棉鞋有些大,母亲拿来一团棉絮,塞到鞋里,果然,穿着“跟脚”了。试穿后,弟弟不肯脱下新棉袄了,被母亲责令后才舍不得地脱了下来。

睡前,我与弟向母亲讨压岁钿。母亲说,半夜里会压在你们枕头底下的。我为了知道压岁钿到底有多少,佯装睡着。母亲把红纸包着的钞票轻轻压到我的枕头下,她前脚走,我后脚一跃而起,忙不迭打开,竟是四张五角的新票子,高兴得不得了。那可是一笔巨款啊。

新年,开心的笑容从那一刻绽开。

龙年说『龙谜』

刘茂业

灯谜又名“春灯谜”,春节元宵向来是猜谜的佳节。甲辰龙年新春将至,品咂一些与“龙”有关的春灯谜,颇应景喜庆。

谜底猜生肖“龙”的灯谜有很多,比如:1.“年初心无忧”,“年”的初笔是“丿”,没有“心(忄)”的“忧”为“尤”,两者合成“龙”;2.“陇西行”,谜面本为乐府旧题,这里别解成“陇”西边的“阝”走掉了,只剩下“龙”;3.“充耳不闻”,解释为谜底“龙”若加上“耳”成了“聋”,就是听不见声音的意思。

“生肖灯谜”中,以传统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是屡试不爽的成谜手法。因“龙”与“辰”配对,故以其互扣的“龙谜”最为常见。如:“携手迎接龙年”(打字一)“振”,“携手”别解为携带个“手(扌)”,“龙年”即扣“辰”;“辞别癸卯,恭贺甲辰”(打《水浒》人物二)“时迁、祝龙”,谜底解释为“岁月变迁,祝贺龙年来临”;“良辰”(打《陋室铭》一句)“有龙则灵”,“灵”在吴语中有“很好”的意思,对应谜面上的“良”。

而谜面或谜底中含有“龙”字元素的灯谜则更多了。如:“阖家迎新年”(打外国作家名一)“房龙”,“阖家”扣“房”,今年新年就是龙年,因此扣“龙”;“上海新春”(打央视主持人名一)“龙洋”,这里的“上”别解为动词“去、到”的意思,“上海”就解释成“出海”,扣“洋”;“新年获提拔”(打历史年号一)“龙升”,谜底原为十六国时期夏国的年号,别解作“龙年得到擢升”;“龙吟虎啸一时发”(打成语一)“风云际会”,《易经·乾卦》说“云从龙,风从虎”,灯谜中借此用“风”扣“虎”,“云”扣“龙”;“笔走龙蛇”(打常用语一)“书生气十足”,谜面形容书法生动而有气势,谜底顿读作“书/生气十足”,“书”别解为书写或书法;“鼠牛虎兔之后”(打汉朝、清朝人名各一)“第五伦、于成龙”,谜底中的“伦”解释作“伦序、顺序”,意思说在鼠牛虎兔四个生肖之后,“第五个顺序于是成了龙”。

“龙谜”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扣法。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故而可用“龙”来代表中国。如:“中国崛起”(打民间传统节日一)“龙抬头”,“抬头”契合“崛起”;“大龙”(打硬笔书法家名一)“庞中华”,“庞”即“大”;“绿满神州”(打古代名剑一)“青龙”,“青”即绿色。上述几条谜中的“龙”都扣合中国。

西湖梦

陆 岸

导师研究白居易,研究苏东坡,四五十年,第一次来西湖。他住在西岸,我住在东岸。

第一天,我凌晨出门,天色幽沉。沿湖滨北行,东南的天际悄悄泛红;折入北山路,踏上断桥,半天化为粉红。而城市昏黝,山岭曚昧,波纹细沉,似醒如梦。在白堤信步小坐,天色渐渐清明。一只篷船姗姗摇来,船夫招手揽客;几个学生立起,问价,低语。船夫喊,帮你们拼一个吧!转头叫帅哥,坐不坐船?我轻轻点头。学生相视,仍旧迟疑,船夫悻悻而去。

我想约导师,明早坐船游湖,怕他俗冗难断,疲顿未消。同游的于老师一口答应。他跟导师多年共事,一起退休。年轻时当翻译,带外宾游西湖,后来留德念书、教书,暌违也有四十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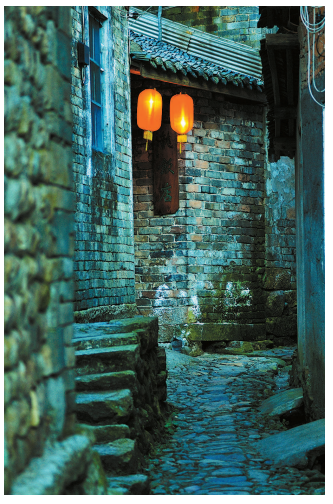
第二天朝霞未散,我如约立在断桥上,于老师从白堤悠悠走来。我们在锦带桥下振臂招摇,引来湖上的第一只船。船夫瘦小精干,一看就是老手;家在上虞,我们便问起乌篷船。船夫一面摇桨,一面闲聊,一面指点湖畔的景观。我们不拘方向,也不图瞻望,自任漂荡在空灵的水上。不远也有只船,空空驶向湖心。船夫说,座上躺着醉汉呢,肯定喝了一夜,刚刚从酒吧出来。

波浪轻拍船底,于老师异想天开,问有没有游客落水?船夫说没有,划船的倒是落过。夏天大雨要来,他们把客人送到东岸,再回西岸停船。一阵风急,船就翻了;也没什么,洗把澡嘛!我想到苏轼的诗,背得磕磕绊绊: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船夫抬手一指:望湖楼就在那边。

明早他们来东岸会合,中午坐地铁去城站,怕堵车误时。怎么来呢?宾馆有码头,订一只早船,横穿西湖;迟则迟矣,美何美哉!张岱说:“善游(西)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西湖梦寻》)——岁余乃冬,日余乃夜,月余乃雨——无非寂寥时候。可如今的西湖不同,酒筵歌舞拥簇,喧嚣几曾断绝?只有日出时分,醉鬼犹酣,醒人还梦,湖上暂得明净。

第三天一早,我等在宾馆门口,来的却是黑色商务车。车子方头楞脑,司机倒殷勤,又拉车门,又搬箱子。于老师说,昨晚问了门僮,他思来想去,询来问去,不知道是没有先例,还是怕出意外,仍旧劝他们坐车。唉!

于老师是北京人,有江南梦。前几年回不了国,迷上“一条”,看江南人家筑园读书,羡慕得不得了,讲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劝他买房定居,又劝他住店周游,莫衷一是,笑逐颜开。两位老师的荣休宴上,各置册页一本,请大家寄语祝福。我给导师贴了张西湖枯荷的照片,抄了首苏轼的诗:“我本西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羡师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尽日留。”(《书双竹湛师房》)于老师平日爱作对子,我附庸风雅,也攒了一副:“‘一条’汉子,说走就走,踏花归去矣;寸尺功名,爱来不来,寄傲逍遥哉!”



留灯,等你回

董颂三 摄影

洗尘宴

苏 乔

小哥小嫂回家了!

从初夏到晚秋,一晃半载过,他们的洛杉矶带娃使命业已达成。择小雪时令,兄弟姐妹济济华府,为凯旋接风,美其名曰欢乐洗尘宴。

小哥新剃了头,见面就展示他那不再浑圆的身板:“猜猜看,我现在多重?17斤,我瘦了17斤!”“哇,看这肥减的!”“好你个一箭双雕啊!”好话扑扑满,整整一箩筐。“不会是太劳累吧?”我暗暗想,却没有说出口。

小侄子博士毕业后一路顺风顺水,入职硅谷高科技公司、喜结良缘、喜得贵子。不想小夫妻俩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人类幼崽,还未等育儿假结束就匆匆搬讨救兵。小哥小嫂当仁不让,于是草草退休,双双奔赴。“小娃正当学步,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儿子虽居家办公却工作无度,媳妇虽朝九晚六却通勤艰辛……我们两个一直兢兢业业,却仍如履薄冰。”小哥禁不住吐槽。“一个字,累!两个字,太累!”小嫂快人快语。她的方圆脸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渐行渐远的长瘦脸。

“如今年轻人压力山大,也只有父母,可以让他们靠一靠,为他们挡一把。”全场诺诺。

“其实,最关键的——”追随儿子一家走东到西的大姐开了腔,“无非是两点,抓住大人的胃,看好小娃的身……”话音未落,小哥抢白道:“你不知道,我可是时不时按抖音菜谱来下厨的呀!”委屈,又怅然。我们会意地笑。回想挑剔的母亲也曾对小哥的厨艺赞不绝口,回想那时保姆尝了一口拍着巴掌说我要让贤我要让贤啊……

大姐把目光从大黄鱼年糕汤碗里提起来,眼神亮了一下又慢慢暗了。“不瞒你们,我在他们家里就是一打杂的,最多是一保洁工。媳妇也没啥不好,就是瞥见我进厨房就嚷嚷妈你别,叫孩子爸来烧菜,好像我这上海家厨规格还不够上他们家台面。”

各路笑声,高高低低。只是无人回答这千古难题。

“你看,媳妇忙上班就算了,现在可好,业余时间还要学游泳,这下儿子又要多折腾了!”呵,听到游泳,大嫂赶紧咽下抿了一口的米酒,“我倒是要我家媳妇去学个游泳,省得到时孙女学游泳时又要我儿子上场,他呀,工作家务连轴转……”

属我离兄姊的生活最遥远。我只能cue座中育儿经验最长的二姐,听她如何说。二姐家与儿子家相距有点远,既然不能一碗汤,那就一条线吧。线性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清晨,年轻的爸爸驾着大大的未来车载着小朋友到奶奶家附近的中心学校上学;下午,爷爷早早等在校门,然后骑着小小的自行车带着小朋友回奶奶家;奶奶陪读做作业,爷爷买菜又做饭,全家快乐进晚餐……直到奶奶在家校备忘录签好自己的名字,一家三口才驱车返家。

二姐说着笑着,眼角眉梢都蹦出了累并快乐的音符。“哟,差点又吃多了!”她拍了拍脑袋,“我明天约好了要做体检呢!儿子媳妇还是想着我们的,你看这白金套餐就是他们孝敬的呢。”

“就是,儿子还是懂的。”大嫂也想起了什么,兴奋溢于言表,“马上我们要去日本旅游呢,那可是儿子一家犒劳我们辛苦带娃来着!”

“打起精神来!春节后,我又要跑荷兰了,谁叫儿子又召唤了!”大姐满血复活……

窗外,天空瓦蓝,阳光夺目,正是洗刷身土,荡涤心尘的一刻。我们的洗尘宴峰回路转,渐入佳境。

七夕会

养育